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六十

宋 王溥 撰

御史臺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御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復為御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左肅政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准左臺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僚

以中宗英王府材石營之殿中御史石抱貞繕造焉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御史臺景雲三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諸按察使宜停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廢右臺依舊置按察使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方質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載初以後奉勅及巡每年不出使故事云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

通無御史大夫欲使向者便近故開北門

蘇氏駁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東都臺門亦合北開何故南啓況本置臺司以察寃濫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乎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狀有可彈者即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御史公方者漸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至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收收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

至今不改

蘇氏駁曰御史臺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受詞訟之例今則重于此而忘于彼矣

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于大理寺至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李乾祐為大夫別置臺獄由是大夫以下始各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引故事奏掘去之以後恐罪人於大理寺隔街來往致有漏洩獄情遂於臺中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隣宗正寺後移

寺於廢右御史臺其寺舊地並隷臺司故事其百僚有奸非隱伏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則書而進之並送中書門下故事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令三司詰之三司御史大夫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勅御史臺宜置主事二人

貞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勅御史臺每月别給料錢二

百貫文充公廨雜費用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勑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寺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却令刑部大理司直較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辨明伏請置司直一員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部例處分勑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

輒撾鼓進狀者請却付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往諸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準法處分

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諸委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以憑舉奏從之

五年三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年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

史舊例在任十月轉凖具員加至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

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舊人之上後先有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為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從之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受旨職事先後去闕

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為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其年九月七日勑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以勑内先後為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為懲創恐乖舊制殊未合儀伏縁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勑名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

依勑文先後為定除拜上日便為月數須覬積効豈繫旬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逺近令臺司别其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鬬毆官典犯贓并偽造誣良隠盜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時盡皆伏罪臨刑之次即又稱寃每度稱寃皆須重推與証平常被其追擾苦無懲革為弊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縣并外州但

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欵及三度斷訖結更有論訴一切不重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勅下如是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請受勅處聞奏執論如本推官典受賄賂推斷不平及有寃濫詞狀言訖便可立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寃推勘又虛除本犯是死刑外餘罪於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寔亦請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訴寃屈不虛其第三度推官典請於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三度官典亦請節級科處從之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勑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勑文臣昨十三日已于延英面奏伏蒙允許舉前勑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廌蜀奏諫官柱史南宮郎三人為僚佐以其職帶台鉉上故可之不逾年又奏侍御史王神伯監察蘇景胤留中不可執法衆舊章議者以為當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無舊條昨因

左巡奏踈闕已準敕科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涉非理者並準前條奏聞禁城内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遺闕敕旨依奏寶歷元年九月御史臺奏常參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後常參官分司敕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若妄稱事故不發常參官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料

從之

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準勅科決者臣當準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囚稱冤即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憚務求省便難究冤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且臺司本定四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以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囚稱冤者監察御史聞奏勅下便配四推推所鞫獄無冤滯事得倫理從之

四年九月御史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監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準勑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於關繫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身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

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等節級别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先報勅旨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兆尹以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此為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

並請勅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龔使禀奉
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并諸色
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
態不可奏聞便欲隨事科舉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
正大罪必凶狡不懲自今後如有情故難容不足上塵
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勅送京兆府用常
行杖科決訖報龔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心可革勅
旨依奏

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綱紀轉輕至如婚姻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合于本司投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為弊頗深自今已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合于本司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請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臺司

論訊若臺司推勘寃屈不虚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重即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今臣將狀來勅旨依奏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今監察御史以二十五月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

糾繩官司知左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鞫獄兩彈舉事皆無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逗留遷延時月年終考課使繫虛月官事勞苦併在舊人侍御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欲及滿歲監察二年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違曾無督責臣請起今已後應當司官除新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以上日在後者為新人不更數虛月不唯分月直之勞苦抑亦促遠來之道途又三館奏請御史充職等伏以臺

司三院御史職在專臨如繫他曹必有所案況推鞫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急以副期限倘或官留此地志徇異衙固非便宜寔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輟郎官兩館忽將闕人北省自有遺補事理至便無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繫重特勅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

勅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三院令史準請刑部大理寺例

許七考放選勑首出使及推制獄減二年勞餘依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朝及入閤退朝不到并連請假故久闕參朝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者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于禮部兵部吏部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內久廢朝參雖事在奉公猶奏請釐革近者以久絕提舉稍涉因循應文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宴遊多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

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憲司親承睿旨苟或避事實
虞曠官臣請起今以後文武常參官等除式假及疾病
的然爲衆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録
奏其所陳假牒請準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
三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聽進止其進朝入閤近例
全合赴班一不到準常條書倍罰頻兩朝不到便請具
名銜奏聞所冀臣僚稍加惕厲班列得以整齊勅旨依
奏

東都留臺

舊制中都留臺官自中丞已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侍御史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

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陷東都殺留臺御史中丞盧奕奕臨難不苟免居位守死太常謚曰貞烈

大歷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御史何運出納使蔣沇兼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為御史中丞仍東都

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永平軍節度副使鄭升則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貞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梧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盧坦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

十三年三月以權知御史中丞崔元畧為東都留臺自

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王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

御史大夫

龍朔二年二月十四日改為大司憲咸亨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御史大夫至今不改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其拜或以為言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等差奈何以姑息為事耶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

開元十八年有勑申明隔品致敬其禮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御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小大悉令資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出者過半羣僚惕然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

狀奉十一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奏御史大夫秦為上御漢為副相又漢末復為大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準六尚書例升為正三品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令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與國子監司業京兆尹幷府寺省監之貳皆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升為正四品下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與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緣關

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得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
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
常卿參議聞奏者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位之制互有
沿革升降廢置蓋取于一時所宜茍得其宜則為當代
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歴
代之制位不常定至於刑憲之所倚則古今之任不殊
今陛下方弘約法之道俾增崇品秩同秩丞郎蓋千載
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御史大夫總朝廷刑憲

掌邦國紀綱峻其秩位亦計所宜御史中丞雖官貳大
夫多不並置專席既稱獨坐隔品豈合迭居今命秩資
升遷實爲允當臣等參詳事理衆議僉同伏請著于典
章永爲定制勅旨依奏

御史中丞

隋以國諱改中丞爲治書侍御史武德初因隋舊制不
改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三日避高宗諱改爲御史中丞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改為御史中丞西臺中丞同一廳至開元二十一年有制以賦餘修百司廨宇西臺中丞裴寛始以舊監察創置中丞東廳東臺二中丞亦同廳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大夫崔琳奏割秘書省東北地迴改卜造二中丞遂各別廳開元二十二年二月置京畿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自是不改時御史大夫李尚隱不充使以中丞盧奐為之至永泰元年以後遂以大夫王翃崔寧盧杞等為使

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京兆尹楊憑前為

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勑付御史臺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鞫問贓憑賀州臨賀縣尉又追捕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在臺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王顗同推初吏簡自御史出巡官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吏簡常切齒又憑歸朝參修第永寧里廣蓄妓妾於永樂里吏簡乘衆議舉劾前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吏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馬上即位以法制臨下吏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

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二年八月僧鑒虛付京兆尹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産鑒虛在貞元中以講說為斂用貨利交權貴為奸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更欲搖動之有詔初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旨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將名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其年洪州監軍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

上勅令伏仗内鞫問御史中丞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按無狀位竟得雪未幾授存誠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謂宰相曰宜無如存誠遂復授之

九年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事及度作相奏自代為御史中丞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關臺閣或付仗内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有司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廉退者時論嘉之

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宰相李固言奏曰御史中

丞李珝在臺雖無甚過以為人踈易不稱此官天下紀綱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上曰李珝官業應不甚舉然為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彈憲奏司事若至難官要得宜者

會昌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奏兼御史中丞伏以御史中丞近升品秩向外兼攝亦宜相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諸道節度使及度支解縣權鹽鐵副使

等並須帶檢校四品官方得奏請其正郎以下不在奏限諸郡刺史亦須地望雄重兵額稍多處方得兼授如在前已兼中丞須再除者不在此例從之
大中三年以御史中丞魏謩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乾符三年二月四日御史中丞李造奏外州府有禁繫罪人闗連京百司請委本州除合抵極法外疎理訖闗

奏從之

侍御史

四員長安二年始置內供奉在正員之外仍不得過本數庶僕減正員舊有六員奏彈三司西推東推贓贖理匭其三司理事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堂受表今有四職謂知雜公廨彈事謂之推彈廨雜令知雜侍御史多兼省官以爲之

武德四年李素立爲監察御史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

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參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貞元六年盧羣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寳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具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素有大勲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使私自退省上從之時人稱其知大體

二年六月侍御史竇羣奏常參官假滿惟三品官至王府傅已上即於正衙參假其餘不在此限臣伏見諸司官或位列通班職居要劇其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參假例或彌旬懸曠皆不上聞或未滿一日例不舉奏臣今請尚書省四品官御史臺五品官中書門下五品官請假並同三品例參假度故必知勤惰無隱臣職當彈奏故輒陳事宜勅旨依奏

太和三年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

文宗怒將殺之侍御史盧弘正奏曰鼎為近輔刺史以

贓汚聞死固恒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

當連坐帝然之減鼎三等

殿中侍御史

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貞觀二十

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

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制殿中裏行以楊啓王侍徵為

之準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院第一人監倉庫第三監庫檢所移日月未獲

龍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户參軍韋絢除殿中侍御史或以為非遷中書侍郎上官儀聞而笑曰此田舍翁擬論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龍簉羽鵷鷺奈何以雍州判左相比時以為清議

貞元十年四月勑準六典殿中侍御史兩京城分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

胥捕博盜竊獄訟究濫綱典貨易賦斂違法如此之類方合奏聞比者因循務求細事既甚煩碎頗失大猷宜令自今已後據六典合舉之事所司有隱蔽者即具狀奏聞其餘常務不須更聞

太和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太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庫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監使遂不專精往往

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于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閙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内計會取三月入庫勾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懼勑旨依奏

監察御史

武德初因隋舊制置八員貞觀二年二月九日御史大夫李乾祐奏加兩員以李義琛韋務静為之龍朔元年八月圻州定襄縣尉王本立為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始於此六典云裏行始于馬周未知孰是初皆帶本官禄俸於本官諸如未即真有故停即以本官赴選文明元年自王賔以後不復更銜本官且以裏行為名至今不改天后時又有臺使八人俸亦于本官請餘並同監

察時人呼為六指吏部式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員為定額開元初又置裏行使無員數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班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鳳閣南望殿中侍御史以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閤西監察院即今中丞東廨是也中丞裴寬因修廨宇遂移監察院于十道使院置之舊院遂為中丞廨宇

杜易蕳御史臺雜注云監察御史自永徽以後多是勅

擬雖有吏部注擬門下過覆大半不成至龍朔中李義府掌選寵任旣崇始注得御史李義府敗無吏部注者凡左右通事舍人等亦然

蘇氏駁曰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進名勅授是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勅杜易簡著雜注以後猶四十年為吏曹注擬矣

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監察御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從下次舊例從下又合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則六

察御史遞相移改今請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每年終議其殿最貞元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竇參奏得監察御史鄭襄狀準六典應郊廟祀祭皆御史監之蓋職在省其器服閱其牲牢有不修敬則舉劾聞奏主者薦獻交神明者所務不同準式齋官有故許通融行事公事數人可得通攝其監察御史唯有一人舊例有故便闕者伏以祀事爾恭國家大典苟無糾察恐虧慎重却請以後監察御

史誓戒後有假及改轉者許續差御史令沐浴潔服往所冀官次有常禮物嚴備從之

四年八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李勉甍至德初勉從上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用勲勉舉劾不敬拘之有司肅宗原之而謂左右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之尊矣

十一年二月黔中監察御史崔穆為部人告贓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按近事雨晦無對見者是日雨止重至延英召見直方遣焉

十九年十二月監察御史崔遠笞四十配流崖州建中元年勅京城諸軍諸使及府縣季終命御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冤濫以聞近年以北軍職在禁密但移牒而已御史未嘗至遠在官近不諳故事至右神策軍云奉制巡按軍使等以為特有制命頗軍驚愕奏之上發怒故有此命

元和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準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六各察尚書省一司又準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

察戶部刑部伏以監察第一二人已充監察御史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職掌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太和二年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監察御史柳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勅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準二十五年勅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勅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

相充其攝司徒司空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勅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勅吏部準開元元和勅例差官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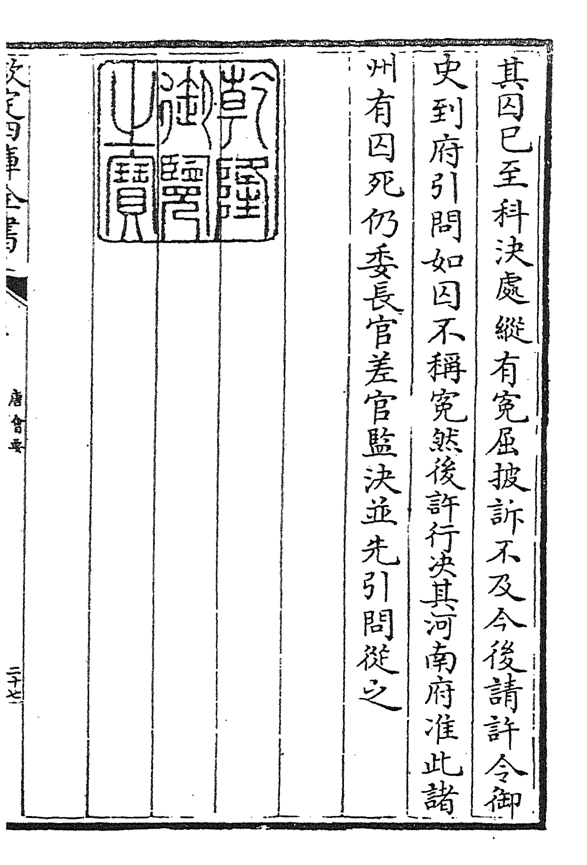
八年九月御史臺奏當司應六察官伏準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勅監察御史六人分察尚書省從下一人察吏部其次察御部省伏以監察在臺職當使役或有出入推按例合差遣新人每因一人奉使須數員轉職既頻務易使致因循舉察之務難得精審今請除監察館

驛兩處以次人便專察吏部其下便依次轉差所冀察務有常公事知守勑旨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監察太倉左藏庫御史請於新入臺監察中擇清强幹用兩人分監倉庫全放朝謁每月除本官俸錢外别給見錢三十千隔日早入勑旨依奏

大中四年九月十六日御史臺奏準舊例京兆府準勑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未至

其囚已至科決處縱有寃屈披訴不及今後請許令御史到府引問如囚不稱寃然後許行決其河南府准此諸州有囚死仍委長官差官監決並先引問從之



唐會要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唐會要卷六十一

宋 王溥 撰

館驛使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勅建傳驛宜因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乾元元年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館驛使大歷五年九月杜

濟除京兆尹充本府館驛使自後京兆常帶使至建中元年停大歷十四年九月門下省奏兩京請委御史臺各定知驛使御史一人往來勾當遂稱館驛使謹按六典及御史臺記並雜注即並不言臺中有館驛使貞觀十九年大宗親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玆始也

大定元年五月六日勅諸軍節度大使聽將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萬人已上鎮軍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

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並給傳乘

景雲二年八月四日勅諸使至京都經一日已上即停乘傳驛及供給長安四年五月二日乘傳使人事閑緩每不得過四驛

開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專知傳驛官一差定後年限未終所由得不輒迴改并别差使及别報當其年七月一日勅諸道按察使家口往過宜給傳遞

十五年四月十日勅兩京都亭驛應出使人三品已上

及清要官驛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餘並令就驛
進發左右巡御史專知訪察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勅如
聞比來給傳使人為無傳馬還使乘驛徙押傳遞事頗
勞煩自今已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卷
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並關三官州上
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勅曰先置陸驛以
通使命苟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
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

閑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五日自今諸郡太守謝上表並附驛遞進大歷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郎官請假拜掃宜準開元天寶中舊例給公乘其年九月十七日門下省奏准公式令諸驛給馬職事三品及爵三品已上若王四疋四品已上及國公三品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疋餘官爵各一疋伏望今後並約前件馬數給券其從人每馬一疋許將一人從之其月勑節文兩京宜委御史

臺各定知驛御史一人來勾當諸委節度觀察使各於
本道判官中定一人專知差定訖並具名銜聞奏并牒
奏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館驛置五等使科及人馬數
其月詔商州度上津路館置舍
貞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充河南水陸運使薛珏奏當州
館驛準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
使人緣路無故不得於館驛淹留縱然有事經三日已
上即于主人安置館存具供限如有家口相隨者自須

於村店安置不得令館驛將什物飯食草料等就彼供
給擬者伏以承前格勑非不丁寧歲月滋深因循久弊
今往來使客多是武臣踰越條流廣求供給府縣少闕
悔吝坐至屬當凋殘實難濟辦況都城大路耗費倍深
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勑絕其僥濫俾懼章程庶郵驛
獲全職司是守勑旨宜付所司舉元勑處分
其年六月二十二日勑諸道進奉却迴及準勑發遣官
健家口不合給驛券人等承前皆給路次轉達牒令州

縣給熟食程糧草料自今以後宜委門下省檢勘憑據分明給傳牒發遣加切勘責勿容踰濫仍準給券例每月一度具狀聞奏

其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荆南為次路驛知大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

八年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

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令還其常參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元和四年正月勅準元和三年諸道給券道勅文總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長官宜奪一季俸祿其本州官曹官及錄事參軍付吏部用闕去任殿一選其年監察御史元稹劾徐州節度使王名傳送故監軍使孟升還京給券乘驛仍于郵舍安喪柩有違典例

五年正月考功奏諸道節度使觀察等使各選清强判

官一人專知郵驛知一周年無違犯與上考如有違越書下考者伏以遵守條章纔為奉職使與殊考恐涉太優今諸不違勅文者書中上考其違越者依前書下考仍請永為常式勅旨依奏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御史出使及却迴所在館驛逢中使等舊例御史到館驛已於上廳下了有中使後到即就別廳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亦就別廳因循歲年積為故實訪聞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諳往例責欲

踰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懼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舊例異其守分勅旨其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銜制命或入赴闕庭諸道節度使觀察使赴本道或朝覲并前節度使觀察使追赴闕庭者亦準此例先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臺赴闕至清水驛與中使仇士良爭廳之事因士良以鞭擊元稹之面跣而走故有是命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復廢館一十一所通緩急是年春回鶻自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怒恐以回鶻入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相李吉甫以為回鶻入寇且當暫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

不定為例因請致之

十一年十二月門下省奏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復以中書官為館驛使六典之制以監察第二御史主郵驛元和初嘗以中官曹進玉為使性剛躁遇四方使多倨詰之或至箠辱者內外屢以為言宰臣李吉甫等論罷之至是復置左補闕裴潾上疏曰伏以館驛之務每驛各有專知官主當又有京兆觀察

使與本管遞相監臨臺中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若明示科條切責官吏據其過犯明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今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務職分各殊竊惟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正在今日疏奏不報十三年庫部員外郎李渤爲潞州弔祭使上言畿內諸驛馬多死上命以飛龍數百疋付之

長慶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營糧料館驛使左補闕蔣防等以非故事恐驚物聽上疏切諫遂罷之其月復置行營糧料館驛等中使宰臣切論給事中封勑諫官上疏不報

二年四月勅如聞館驛遞馬死損轉多欲令提舉吏人悉又推法中使驛吏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既無憑據安有定數自今以後中使乘遞宜將券示驛吏據券供馬如不見券分外索馬輒不得勒供今後從長樂臨

皋等驛準勘合如不遵守要聞知仍委所在長官當時具名銜聞奏其常參知官出使及諸道幕府軍將等合乘遞者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當加科貶

三年九月特詔命授行營諸司方略朝令夕改驛使相望京兆尹柳公綽獻狀訴云自幽鎮兵興使命繁并館驛貧虛鞍馬多闕又勅使專知都無限約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嗟於是降勅中使傳券素有定數如聞近日多越券牒

宜令諸司府具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勑分明曉示自今以後如更違越在府州縣俱當時具名聞奏

寶歴二年二月鳳翔隴州觀察使上言當管州界緣興元新通斜谷路創置驛二所岐山縣南界置渭陽驛郿縣北界置過蜀驛寶鷄縣南界置安途驛其月山南西道觀察使上言當道新制斜谷其中須置館驛及創驛右界名者三甘亭館請改為懸泉驛駱駝館請改為武興驛坂下館請改為右界驛並可之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蓋緣任闕其人則朝廷切於總理近日皆顯陳私便不顧京國越理勞人逆行縣道或非傳置創設供承況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常踰文計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支陪又準假寧令官五考一給拜掃假令借稱幸從便路顧謁枌榆則是展墓足以行私赴官皆枉道臣今月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將伏永狀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所

司論列勅旨依奏八年八月門下省奏常參官私事請假從來準例並給券牒今商量或緣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須約公費自今後應有此色假官並任私行門下省不得給公券如或事出特恩不在此限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門下奏常官寒食拜掃今月七日延英面奏進止今準往例給公券者臣等謹檢舊按常參官應為私事請假外州往來給券牒伏準太和八年八月十日勅釐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今臣等商量唯

寒食拜掃著在令式衘恩乘驛用表哀榮䖍奉聖旨重
頒新令其有拜掃不出府界假内往來者並不在給券
限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商量條流奏所置館
驛馬什物兼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色
錢物參拜修文遣其驛馬數勘入驛見乆多少具分析
奏來者臣今商量請準勅先牒諸府州勘鞍馬什物作
人功價糧課并勘每年緣館驛馬占留錢數諸色破用

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檢前後勅文行用相當者參立新格逐急條流除館驛等事事不多載

其年三月門下省奏準今月六日勅中使乘券人馬數訪聞近日皆守勅文不敢逾越施之久遠須令通濟其遠近送諸道春衣使須有大將衣任量加馬一疋勅旨令貴必行理須通濟供奉官緣官傔人多宜加遞馬一疋春衣端午使例外更加一疋冬衣使例外更加兩疋

餘並準三月六日勅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江淮兩浙每驛供使水夫價錢舊例約十五千已來近日相仍取索無度蘇常已南每驛使供四十餘千或界内有四五驛往來須破四五百千今後宜依往例不得數外供破如有長吏已下書罪

大中五年七月勅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頭陸路則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舟則隨從登陸一道券牒兩處祇供害物擾人為弊頗甚自

今已後宜委諸道觀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在巡院切加覺察如有此色具名奏當議懲殿如州縣妄有祇候官吏所由節級科議無容貸

六年二月汴州觀察使崔龜從奏當管三州水陸管驛先準勑文條流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許行轉牒供券外捉人歳月滋深元被過客外干求別索人夫別覺生料臣今欲條流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及諸道監軍別勑判官赴任及歸闕庭若有家口及參從人即量事祇供

其本官迎送軍將官健所由諸色受顧人等本道既有程限兼已受傭直並請不供狀如使客曾得館驛分外祗供忽此遵減必巧言謗讟上聞聖聽今欲準此釐革不敢不奏勑旨宜依其諸道亦凖此處分

彈劾

故事御史彈日坐曰伏彈至景雲三年已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即奏不許即止儀鳳二年二月十九日勑凡有彈糾皆待大理斷掐後錄入功過至德元年九月十

日詔御史彈事自今以後不須取大夫同署乾元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臺所欲彈事不須先進狀仍服豸冠所被彈劾有稱讐嫌者皆冀遷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雖亦無嫌如憲官不舉所職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乃重貶責舊制凡事非大夫中丞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為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

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斥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尚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韋仁約劾之大理丞張山壽斷以遂良當徵二十斤少卿張叡冊以為非當估宜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耳園宅及田不存而肆豈用應估叡冊曲憑估買斷為無罪大理之職豈

可使斯人處之乃降遂良及獻冊官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
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
使出之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
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于獄中上知而
特原義府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官陛下雖已釋
放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承然後庶績咸熙

風雨時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于逢萌魏武勇畧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育萬方鑾陬叓落猶恐刑網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姦說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

正義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
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
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成姿昔事馬
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因緣際會遂謟通達不能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
駑祇承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
羣小貪冶容之姣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陰謀殞
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稍輕回天轉日之

威方斯尚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寒霜簡與秋興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碎首玉階庶盡臣節以申典憲

龍朔二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薛仁貴殺降九十餘萬更就磧北討其餘衆遇大雪兵士糧盡凍餓死者十八九御史大夫楊德裔劾奏曰謹按仁泰猥以非才謬荷拔擢擁旌瀚海問罪天山理應虔奉廟算恭行天罰而褊心無謀短懐愎諫乃肆凶殘恣行殺戮向若大軍初

到明諭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服則鐵勒支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闕遠圖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先被塗炭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絶漢之計加以沙塞綿邈風雪嚴凝不量士馬疲痾不度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骸骼委積剠剔縱横暴骨交衢下實泉壤可悼成覩失守明罰所誅自聖朝削平天下以來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鋭之甚豈可並恣誣罔不寘準繩撫悼存亡理宜懲肅仁泰等故殺降人餓

殺兵士並請付法以申典憲

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擅弄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狼戾論茲五罪合至萬死請下獄理罪

大足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横常私相引進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義激于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悦内史

姚璹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則天意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勅特原之仍令易之等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各得

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則可如不許彈則
如之何大夫不知曰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直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按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
人特勑令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獻
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蘇瓌國
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奏聞令使眩惑
天聽搖動刑柄致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
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

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其年監察御史魏傳躬以內常侍輔信義縱暴將奏劾之御史大夫竇懷貞固止之傳躬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矣至景龍元年九月十二日又劾奏銀青光禄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奸贓四十萬請寘於極法上不省傳躬進曰刑賞者國家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刑所不及削惠範官放歸于第

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

之家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宷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目將司明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修一水榹或砍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望令準御史隨行糾彈

上從之三年二月九日婆葛入寇監察御史崔琬劾奏
兵部尚書宗楚客侍中紀處訥曰性惟險詖志越溪壑
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
能克意砥操憂國如家遂乃潛通獫狁納貸取資公引
頑凶受賂無限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婆葛反叛邊
鄙不寧此賊臣取怨中國臣忝直指義在觸邪請黜巨
蠹用答天造並請收禁差三司追鞫其年五月監察御
史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贓污狼

籍詔監察御史裴漼按其事時安樂公主事諷漼遂對重彈奏慴竟從貶削一說衛恒所劾恐非開元二年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為日知所搆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劾彈之舉若遭恐脅以成奸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却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縣縣丞

其年三月殿中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安石彥震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

相援引旣以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之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與安石托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上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臣怨憤臣雖才識妄庸忝司淸憲孰見奸佞敢不糾彈彥昭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罷官

建中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彈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嚴郢於紫宸殿以郢奉詔浚陵陽渠匿詔不時行故使奔蹙以歸怨于上上即位初侍御朱放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內郎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又令御史得專彈劾不復白於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之乃削郢御史大夫著賜魚袋自是日懸衣冠於宣政之左廊然著希楊炎之意彈郢人頗不直之

貞元元年三月宰相名諫官御史宣諭史旨曰自今上封彈劾宜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涉朋黨初京兆尹李齊

運以公事詬萬年縣丞源遂左右捽扼不已遂竟死于廷京師不直其妻鄭氏告寃闕下御史大夫崔縱請窮究死狀上不許遂妻訴寃不已縱執奏如初御史中丞張彧繼論御史連章彈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為朋黨所擠故命宰臣宣諭焉九年正月侍御史殷永免官初奉誠軍節度使康日知朝覲失儀為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勅御史有節將始至朝禮小失勿劾及是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入閤失儀永廷劾之獻甫素服待罪閤下召見慰諭以永忘其前命故免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

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勑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固違明旨復修貢獻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勘責稱離越州後方見敕書道路已遥付納無處者既經鴻霈須爲商量已書罰乞伏准今年正月敕文自今已後諸道長史有赴闕廷者並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進奉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初坦既奏舉晟與濟美皆待罪於朝堂上名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以家財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天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僭是不畏法陛下柰

何以小信而失天下之大事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内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稱善其言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侍御史被彈即請向下人承次監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備其缺臣伏以朝官入閤失儀知彈侍御史合彈奏錯失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事後入本班候監奏出閤然後合侍御史罪此乃殿廷舊制于事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

彈御史之下以防向上失錯或殿中自錯則擬吏立何人向下監奏繫于瞬息只合知彈侍御史便了不必别差殿中既乖故實終慮駁雜伏請自今已後却依閤内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奏畢方出待罪兾從易便永可遵行奏可

長慶四年六月侍御史溫造於閤内奏彈左金吾大將軍李祐近違勅罷吏請進馬以論祐趨出待罪宣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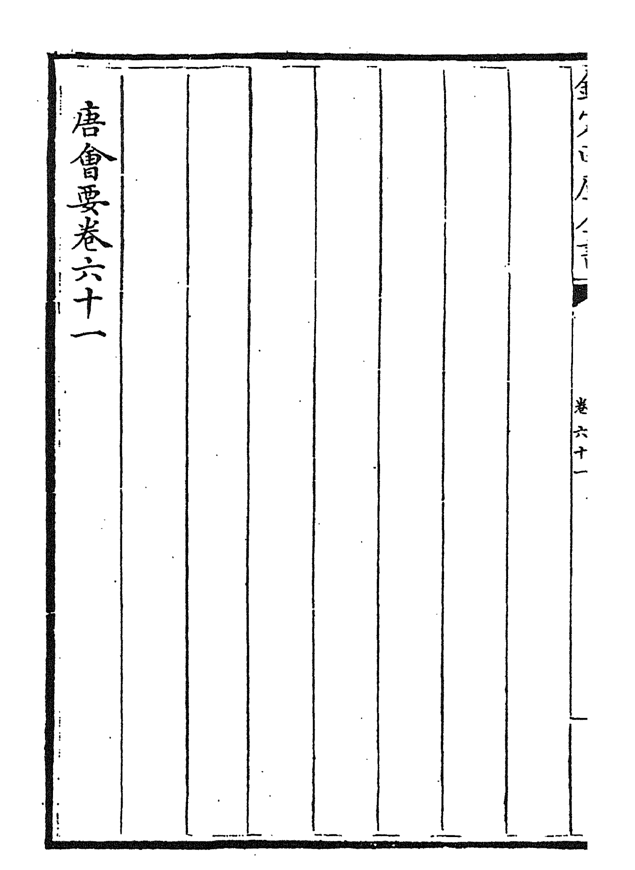
太和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爲魏博所敗喪師過半

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李聽按甲遷延逗撓以致狼狽而敗自圖苟免伏請付法司論罪上特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款閤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內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奏未報款連上十餘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彈侍御史自京城百

司及天下諸州府等公事應關文法者皆先申臺司舊例配知彈侍御史一人專掌其事至朝日入閤又對仗彈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重自須精詳一人當之實恐不逮臣商量請知彈御史一人專掌京城百司公事𢡢彈侍御史一人分掌諸州府之事庶使官業各修無所遺闕從之


唐會要卷六十一

唐會要卷六十二

宋 王溥 撰

諫諍

長安四年十一月勑於登萊州置監牧和市牛羊右肅政臺監察御史張廷珪諫曰竊見國家於河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擬於登萊等州置監牧此必有人為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為陛

下陳其策耳臣愚以為齷齪小筭有損無益非盛明天子所宜行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為匹夫藉空虛之地罄勤苦之功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必取于人從牧于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況和市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今河南牛疫處十不存二家家保之豈顧輒賣今雖和市甚于抑奪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難平準加以簡擇

自須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于常百姓私陪即破家產雖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費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也臣聞君之所恃者人人之所恃者食食之所資者耕耕之所恃者牛失牛則廢耕廢耕則去食去食則人無以生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有無故宜取之哉假令畜牧能遂繁孳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又如此伏願

特加審慎詳圖賴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倘迴
聖慮即日停絶天下蒼生不勝幸甚其後數日御史中
丞盧懷慎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經澶相等州知
河北和市萊州監牧牛臣聞官人百姓當土牛少市數
又多官估已屈於時價衆户又私相陪貼既印之後却
付本主養飼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無斃折侵削實深
且人惟國本食乃人天牛之不存農將安寄河北百姓
尤少牛犢賤市抑養奪取無異聚農户之耕牛冀孳牧

謀奪居人之沃壤將爲牧塲茲國利人未見其可所和市牛臣望總停爲計之上

神龍二年京兆韋月將上書訟皇后爲亂中宗大怒令撲殺之御史中丞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怒甚謂璟曰朕以爲斬訖何故緩之璟曰臣言中宫爲亂於武三思陛下不知勘問直言斬論事者臣恐朝野有竊議者中宗轉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臣不敢奉詔上意少解遂配流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

主及宗楚客兄弟并冉祖雍紀處訥共誣搆安國相王鎮國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令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容一弟一妹忍受羅織宗社存亡實在于此臣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虛誣上深納之遂停鞫問其時左

補闕吳兢上表曰臣聞道路竊議云宗楚客紀處訥誣搆安國相王以為連謀於庶人重俊將請下制獄臣既忝職諫曹安敢不奏且安國相王實陛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等共加羅織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又王之仁孝幽明共知頃遭荼毒哀毀過度以陛下為性命亦陛下之手足既孝于父母而恶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讒邪寘之于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肱獨任胸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為

寒心可為慟泣自昔剪伐枝幹假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覆漢委王莽遂成簒逆晉家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室以猜忌子弟海内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迹自陛下登極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乎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敢以耳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留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

貞任岐州雍縣令界内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夫役修平道途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内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關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機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尅剥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與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缺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相敬待頃年選司無

復曩時引接但如仇敵估道耳往年効官交替者必儲畜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喧競為㩧手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職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

儲蓄矣若不釐革其弊必恐致令風化年年不等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監選司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必矣臣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置造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詭怪為異寶乃理國者之巨蠹明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汩斁彝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尚或不忍象箸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

者殺今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謂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等皆欲求媚聖意揺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宣奢淫于天下必若慶立矯而為之是禁典之所無赦也陛下即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教節儉則萬方幸甚

元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楊虞卿以上頻行幸盤遊上疏諫曰臣聞鳶鵲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死竊聞帝堯受

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況北狄猶梗西戎
未賓兩河之瘡痏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
盡在朝廷之制度未修邊儲屢空國用猶缺固未可以
高枕無虞也陛下初御宇宙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
臣公卿百寮執事垂聽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
所覲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
臣仰奉詔語朝廷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
諫臣盈廷忠言未聞于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疎而

忠正之路未啓也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語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今自宰相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祗奉天睠以承顧問況陛下神聖如五帝其臣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愈明陛下求理于公卿公卿求理于臣輩自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

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實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禄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上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奬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為賀

推事

顯慶五年正月監察御史袁異式受宰臣李義府密旨推青州刺史劉仁軌有所凌辱過甚及為侍御史而仁

軌入為大司憲式心不自安後因所親言之劉公謂侍御曰彼人對其卧而無禮自是往事某不介懷式拜謝之

龍朔二年十月秦令言新除監察御史推洛州長史許力士子犯法使還將奏諸御史謂曰未經奏事宜習之笑曰由來所便問作手狀又都不曉及奏不稱上問力士知不對曰許長史不知上曰對朕猶與許長史豈能推事令法官重推令言官免

垂拱元年四月監察御史蘋珣按韓魯諸王獄珣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珣執奏不迴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

長安三年九月八日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配流嶺表太子僕射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等送至郊易之大怒復使人誣告同謀則天令監察御史馬懷素按問續使中使促迫諷令搆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

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敢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于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則天意解由是獲免

天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勅東西兩推及左右巡使皆臺司重務比來轉差新人數有改易既不經久頗紊章程宜簡擇灼然公正精練者令始末專知不得輒替換若無缺失至改轉時遲速間以為褒貶

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知東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臺司以推鞫為重務請令第一殿中同知東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人有故同對便知先所置推官二員請停

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奏其推知御史差使改移其東西兩推即須入舊例合有推官今請增置兩員與本推御史同推御史縱有改移亦不失根本若非職掌見任官手力外請給十年充糧料等取贓贖錢勅旨宜依奏

元和五年四月命監察御史楊寧往東都按大將令狐運事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邙亞意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寧既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怨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玄素就覆焉亞迎路以獄成告玄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玄素不答亞遂上

疏又論玄素玄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玄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玄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玄素盡言運究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賊玄素由是為時器重累選給事中每美官缺必指玄素焉

八月九日御史中丞薛存誠奏當司應受事推勘等臺中舊例及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縱重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人共成四推尤以東西推為

名又各分京城諸司及道州府爲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故則同對便知者伏以所分諸司及府州爲限已定事若併至無例均分劇者則推鞫難精閒者則吏能莫試今請不以東西爲限亦不以取隻日雙日受事但請依舊請四推御史令輪環受事周而復始如此則才用俱展勞逸必均其餘應緣推事須有約勒若一一聞奏慮煩聖聽勑下後請隨事條流勑旨依奏

貞元二年閏三月中書門下奏御史臺推事縱有特宣亦須正勑應朝官犯罪准獄官令先奏後推格式具存合共遵守臣等請便提舉勑旨依奏

太和四年八月御史中丞魏謨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奏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戸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申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于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

勞能雪冤滯若御史臺缺官便令聞奏從之

出使

貞觀四年監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勲戚自重從衆僚候之昇僊亭凝不為禮呵却之士廉甚恥恚至五年入為吏部尚書會凝赴選因出為蕪湖令十七年監察御史汲師廵獄至長安縣令李乾祐不知御史至廵訖將上馬乾祐始來師顧見不言而去乾祐深憾之二十年四月乾祐除御史中丞遂出為新樂令

顯慶三年七月監察御史胡元範使越巂至益州駙馬都尉喬師望為長史出候之先是勅斷迎使臣師望托言他行元範引却不與相見師望忿憾按轡專道反駐後塵及元範按劾其枉事師望素與許敬宗善先驛奏之元範及巡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徵劉仁軌次于萊舍驛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白曰西廳少往有使至矣曰誰曰御史令移却仁軌遽就東廳既至拜司憲大夫其御史愧不自

安他日仁軌謂侍御曰諸公出使當須振舉宂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曰只如其侍御夜半到驛東西廳所校幾何苦死遣移乃就東廳豈忠恕之事耶願諸公勿為也諸御史莫不翕然自誠

乾封二年二月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常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

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
獻等不協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
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
埋於幕下既去出境即移牒令収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輙
差判官其出使日皆于側門進狀取處分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勅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

焉能正人如聞妙縣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禮何自今以後宜申明恪不得更爾

大歷十四年六日勅郎官御史充使絶本司務者改與校檢及内供奉裏行

元和四年監察御史元稹出使東蜀劾奏故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礪雖已死其屬郡七州刺史皆坐責罰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觀察使李衆為恩王傅初衆舉按屬内刺史罪御史盧則就鞫得實使還而衆以貨遺所

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決流盧則停官故衆亦坐焉

七年閏七月勑前後累降制勑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政究濫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雖有此例未嘗舉職外地生人之勞朝廷莫得盡知今後應出使郎官御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俗閭閻疾苦水旱災傷並一一條録奏聞郎官宜委左右丞勾當並限朝見後五日內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如所奏不實必議懲責

知班

貞觀六年八月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韋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亦小事不足介意請今日已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宗道曰共大夫語何至于是臨曰大夫亦亂班韋失色而退

顯慶四年侍御史張由古知班凡亂班多是尚書郎由古每唱言員外郎小兒難共語嗅引觽鼻衡上行朝士側目鄙之

大足元年王無競為殿中侍御史王班於閤門外宰相團立于班北無競前曰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擊之請齊班當時朝臣商量是非參半

景龍二年左臺御史崔涖彈班不肅上表曰臣聞叔孫通覩漢朝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别上下申明禮儀於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為貴此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孚萬邦用刑四海者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内詎合論私班列

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動目或旁閲制詞或交首亂言或越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諠譁或行立怠惰承寛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于朝者誠是臣之深恥况西戎猷欵非漢來賓恐觀中國之失儀招外蕃之所誚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内量加貶削

開元元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監察裏行翟璋知

班及牒中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入晩遂為所擠出授岐陽縣令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入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貞俱欲奏事左臺御史翟璋監殿廷揖利貞先進讓以父暉為利貞所斃不勝憤遂越次而奏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冤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禄而已貶利貞為邕州長史

貞元十四年五月侍御史殿中鄒儒立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弁於金吾仗待罪數刻特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元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移詹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制立班臺官詰之乃經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雜錄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勅兩京度人令御史一人檢校

其年二十六日勅御史糾獲罪狀未經聞奏不得輒便處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

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撾鼓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

三年十二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令相承差遣恐虧失節度夫古將軍出師君授之鈇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被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小大之事皆須承禀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于禮不可不許

景龍元年九月十九日勅選擇御史令本司長官共中書門下商量並錄由歷進奏者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左右藏太倉署差御史監知出納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勅監倉庫各定御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御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替並不得改換及差使

天寶二年八月七日勅所置御史職在彈違雜充判官誠非允當其諸道節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並停自

今已後更不得奏若切須奏者不得占臺中缺其本臺長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載十一月十六日勅御史宜依舊制黄卷書缺失每歲委知雜御史長官比類能否送中書門下改轉不曰褒貶

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勅風憲之地百寮準絶頃者有司殊非慎擇其御史須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

寶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嚴武奏應在外新

除御史赴臺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給公乘發
遣以為永例勑旨依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勑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
臺中職掌者宜占缺以後並此處分
貞元十二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貞元二年班序勑諸
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參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
內供奉裏行即入御史班緣使下御史稍多近例並不
在內供奉班內臣等參詳伏請自今已後請使下御史

内供奉者入門日並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後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便為常式庶叶通規勅旨依奏元和六年三月御史臺奏準令用未後決囚者請不過申時如勅到府及諸司已未後至者伏乞至未時仍請勅本司准舊例與御史同臨引決勅旨依奏

長慶三年八月御史臺行從印一面出使二面比來御史出使推按或用廢印或所在取州縣印文狀伏以使臣銜命推按事須用印無非切要既於所在求印事易

漏洩伏請令有司鑄造從之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前無止泊處請置祇候院屋知雜御史元借閣下直省屋後簷權坐知巡御史元借御史直省屋後簷權坐每日早入至巳時方出前後並本所由自門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東有官地東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請準長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度支給錢置僕射祇候院例給此地充三年御史祇候院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

司自勾當從便起造伏以御史風憲之職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須入從前假借不遑啓居或與吏伍相參或當食無所今伏請前件地名及起舍價伏乞聖慈允臣所請勅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叅據品秩令式合置引馬臣伏以車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仕官位已髙或以散冗自謙或以簡便為意卒相倣傚不置引馬街衢之内品秩莫分事

涉因循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參官起今已後並據品秩

准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許臣司糾舉罰一月俸料

如違犯不已請具奏聞庶存朝制用表官榮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六十二